



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One World One Dream

北京奥运向我们走来

2008年
奥运会
倒计时

393天

2007年7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/ 蒋家风 视觉设计 / 黄娟 24小时读者热线:962288

A18 新民晚报

“玫瑰”何时再绽放?

中国女足亟需解决的三大问题



■ 中国女足在奥运测试赛上有喜也有忧

图 CFP

扎根

唯有紧紧扎根，花儿才能盛开。对于中国女足来说，“扎根”便是让球队的后防稳固、再稳固。

从这次在国内举行的奥运测试赛来看，4场比赛仅失1球，效果不错。但不容忽视的是，墨西哥队、意大利队和泰国队这样的攻击力在女子足坛根本排不上号，既没有成熟有效的攻击战术，也缺乏一锤定音的强力射手，即便如此，世界排名第22位、未能取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墨西哥队都一度让女足的后防手忙脚乱、风声鹤唳。算上之前一

系列热身赛，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强队都能多次轰开中国女足的大门，防守问题自然值得警惕。

随着浦玮的再度回归，再加上李洁、周高萍和王坤的协助，中国队的后防线虽表面上可以令人放心，但多曼斯基刻意打造的这条新防线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隐患：有高度，有力量，但没速度。碰到速度快、脚下频率快的对手就会吃大亏。

壮枝

枝繁才能叶茂。对于中国女足而言，“枝壮”即“腰壮”，想要“铿锵玫瑰”重新绽放光芒，必须要解决

中场组织的问题。

当刘爱玲那个时代的中场大师脱下那身球衣后，中国女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面临“腰无力”的状况。即便是中生代的潘丽娜、浦玮，包括更年轻的毕妍，都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。多曼斯基考察了不少球员，但很显然，依靠曲飞飞、张彤和张颖她们，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

不可否认，尽管距离前辈有不小的差距，但目前中国队的几名中场球员已经是国内技术最好、水平最高的，在现有的条件下，多曼斯基也不可能重新培养出一个意识、脚法和传球俱佳的新核心。

长刺

没有刺的玫瑰，不会让人感到忌惮；没有刺的玫瑰，也不能算是真的玫瑰。目前的中国女足尚未达到令对手害怕的地步，因为她们身上的“刺”不够多，不够尖——一支缺乏攻击力的球队，总是会被人轻视。

相比于还算有效的防守，进攻是多曼斯基感觉更棘手的问题。仅从这次奥运测试赛来看，面对3支并不入流、甚至是有些业余的球队，中国女足的进球还是那样少，进球方式还是那样单调。要知道，在占据全场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，姑娘们多次把唾手可得的机会轻易浪费，门前一脚的能力亟需提高。

攻击力的致命伤决定了中国女足的“二流”定位，一支没有进攻的球队，很难期望能在世界杯和奥运会上有所作为。多曼斯基要做一个成功的“花匠”，必须让女足这朵“玫瑰”长更多的“刺”，令对手望而生畏。

本报特约记者 关尹



■ 自信的中国女足主帅多曼斯基

图 CFP

多曼斯基给中国女足带来变化

她带来的，还有激情。瑞典人争强好胜的性格，让中国女足在精神面貌上有了飞跃。一支拖沓、保守、畏首畏尾的球队不见了，战斗之前吹响的总是嘹亮的进攻号角，多帅把她提倡的进攻足球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上任之初她用神奇般的5场不败掀起了“5月风暴”，而后即便遇上阿根廷、美国这样的对手，中国女足依然高举进攻大旗。47岁的多曼斯基，依然可以让人看到少女般的炽热。

她带来的，更有希望。5月3日上任以来，多曼斯基交出的答卷是13场热身赛9胜2平2负，这对于此前一直遭受内乱、动荡困扰的中国女足来说，已经相当不易。一大批对女足死心的人，包括媒体、球迷甚至球员，内心又重新萌发了希望和憧憬。正是在她无声的召唤下，浦玮、张欧影、谢彩霞等一批已经心灰意冷的老将，又主动地回归女足的怀抱。

其实，现在留给多曼斯基的时间并不短——距离女足世界杯还有两个月，距离奥运会还有一年，更多的期待，更多的惊喜还在后头。枯萎的玫瑰已经开始绽放，她能否盛开在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赛场上？且去看看玛瑞卡·多曼斯基·莱弗斯的笑脸。

本报特约记者 关尹



■ 2004年身为新民晚报特派记者的孙雯在雅典奥运会上采访

创造奇迹

尽管我曾荣获“20世纪最佳女足运动员”的称号，但在我看来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足决赛的意义更重大。那年年初，我的膝关节动了手术，按照医生建议，我无法参加奥运会。可我不甘心，参加奥运会是一生的骄傲和荣誉，是对自己的肯定。国家队集训期间，我一个人在上海做恢复训练，去亚特兰大之前，我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。我记得，赛前准备会上，大家无不热血沸腾，我们面对五星红旗唱起嘹亮的国歌，一踏上奥运赛场，奇迹发生了，我完全忘记了疼痛，

奥运之路有起伏 足球之梦永不变

——孙雯的奥运经历

我在35米处的一记世界波，帮助中国队1比1追平比分，这是我奥运会上的首粒进球。虽然最终我们1比2负于美国队，但女足能引起全球关注，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。

兵败悉尼

此后，铿锵玫瑰渐入佳境，中国女足跻身世界最强之列，在1999年女足世界杯上获得亚军。2000年再次征战奥运会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，我们的目标是冲进四强。

可是命运就是那么爱捉弄人。我们输得可惜、输得惨烈。在小组赛中就败在挪威队脚下，从而痛失小组出线权。4年前，我们曾5比0

惨败。比赛结束后，我灰溜溜离开赛场，没有球迷和记者再主动迎上来和我打招呼了。

相伴永远

我的一生都和足球紧紧相连，踢球是为了寻找快乐。小学里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，和男生一起踢球，衣服鞋子破了是常有的事。后来我被市少体录取，告别校园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失落，但没多久，我便完全专注于训练。我没有想过要踢到什么水平、或者成为世界冠军，我只是享受踢球那份酣畅淋漓的快感。

一站上球场，我便能爆发所有的力量。我也很倔强，不会因为输了比赛而哭泣。但在生活中，我是个外强中干的人，看煽情的电视剧和小说会哭得稀里哗啦，所以，我觉得自己在场上的杀气有些不足，这算是我在足球方面的小缺憾吧。

见习记者
邢邢莹(整理)

遭遇耻辱

2004年，退役后的我再战雅典奥运会，这一次，我是作为新民晚报的特派记者前往雅典采访。心中的女足情结依旧，我向国家队要了件国家队队服，自豪地在宾馆游泳池边拍了张照。

谁料到，中国队再次遭遇滑铁卢，坐在看台上的我，情绪立即从沸点降到冰点，手脚冰冷。我觉得，对阵德国队，中国队轻敌了，0比8